

挑着的家

◎吴万夫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挑着的家

◎吴万夫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目 录

乡村图谱

挑着的家
端坐在阳光下的女人
红裤衩·绿裤衩
意想不到的结局
阿蛮
觉醒
打工的骆娘
命运

变色画卷

都市频道
镇长的意见箱
哭官
霍乱
会议裤
新闻人物
最受欢迎的总结
画驴
完美
铃声四起
小说家

心香一瓣

建立在 1 元钱上的爱情故事
在电话那端
浪漫爱情
娶个寻呼小姐做老婆
军的爱情因了那句话
体验爱情
他们坐在狗屎堆边谈了一夜的爱情
01 号

多味地带

生命的支撑
拒绝玩笑
有关死亡的三个命题
杀人
世事
风声
茶道
有些事情你无法明白
距离
梦里梦外
邻居家的狗和鸡
人
对一则宣传语的反复论证
燥热的夏季
客车上议论

市井物语

疯狂者
无巧不成书
方向
窗口
城市遭遇
一张税单
注解
杀鸭
宁可吃亏
圈
未曾谋面的老板
对台戏
异局

校园绿痕

村长的儿子
都是班长
表扬
净土

附录

恐怖和可怕的“集体谋杀”

——谈吴万夫农村题材小小说的主题/雪 弟
我的小小说之路/吴万夫

乡村图谱

挑着的家

日落时分，他挑着他的家来到了小镇。

说家，其实就两只箩筐，挑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外加一口锅，一盘蚊帐和一只变形的洋瓷盆。孩子大的两三岁，女孩，是个瘫子；小的，不到半岁，男孩，是个瞎子，且患有严重软骨病，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

到小镇的时候，各家已炊烟缭绕。他选了一处宽大的廊檐安顿。他放下箩筐，将孩子放在水泥地上，任他们玩耍。然后从近处的地上拾来麻巾，搓麻绳挂蚊帐。窸窸窣窣，费了很大的工夫，才把破旧而肮脏的蚊帐拴在廊柱上。他的蚊帐一经挂出，就成了小镇街头的一道风景。

等他拴好蚊帐回过头瞅俩孩子时，孩子已爬离箩筐好远了，头上、脸上、手上全脏兮兮的，嘴巴正“吧唧吧唧”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泥巴。

他忙又把他们收拢在一起，俩孩子便在箩筐里拍着小手，呜呜嗷嗷怪叫。

他拿出变形的洋瓷盆，到附近的池塘里舀来清水。

他又找来了几块砖头，紧挨墙根支好了锅。

他要生火做饭了。

一顿饭他足足做了两个多小时。他把火烧得浓烟滚滚，直冲云霄。浓烟刺激得他不断咳嗽和打喷嚏，声音沧桑而沉闷，若锈蚀的铜音，传递得很远。人们便循着这声音和气味围了上来。

有人凑上前故意吓唬他：“干啥的？”

他便懒懒地答：“讨饭的！”

“讨饭的为何不讨饭，烧火干啥？”

“俺还有个家……”

“嗤！这也算是一个家？”

有人便笑出了声。

后来小镇的人都喜欢来“参观”他的“家”。时间长了，便向他问这问那。

有人说：“这俩孩子是你亲生的？”

“捡的。”

“有老婆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拾这俩残废有甚意思——累赘！”

“看你说的！俺的日子还指望他们哩！”

有人便掩嘴窃笑。

他却丝毫无异。

很快，他和小镇的人们打成一片。有时，还抱着那瞎眼男孩四处串门，俨然真正的父子样。

小镇的人们还看到：尽管他不会做饭，但他一日三餐都在做饭。他是在极力模仿生活，模仿过一个普通家庭的平常日子。他讨饭从不在外面吃。他每次都把讨来的饭菜带回“家”，再生火重做一次，和两个孩子共同分享。并且每次他都要把灶火烧得浓烟滚滚，直冲云天。

有时有吵了嘴的夫妻，相互怄气，陷入僵局，这时男的就成天坐在他“家”那里，瞅着他往来穿梭、奔波如大鸟的身影，便忽然有一种冲动的感觉，匆匆赶回家，和妻子立时握手言欢，和好如初。

一个大雨天，凄厉的风纠结急骤的雨，织成一张迷乱的网，罩向大地。小镇很快就湮没在烟雨空濛中，到处水流湍湍。

大雨之后，他为两个孩子逮了很多的鱼吃。过后，瘫子女孩和瞎眼男孩仍向他要鱼吃。他没有再为他们逮。雨霁天晴，他要出去讨粮食做饭吃了。可他从外乞讨回来时，瘫子女孩却已栽进下水道被冲走了。瘫子女孩见过他从水里逮鱼，看着哗哗而流的下水道，就挥舞着小手，兴高采烈地向下水道爬去，没承想一头栽进去，就再也没能力爬上来……

当人们告诉了他这个不幸的消息时，他悲恸欲绝，“哇”的一声鬼哭狼嚎起来。

从此他离开了小镇。

那个被他挑着的家，不知又被他挑到了哪里。

原载《四川文学》2000年第1期

《中华文学选刊》2000年第3期转载

入选《感悟父爱全集》（中国长安出版社，2007年1月第1版）

入选《精美微型小说读本》（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09年2月第1版）

入选《过完夏天再去天堂：中学生必读的100篇情感小小说》（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09年2月第1版）

端坐在阳光下的女人

午后的冬日，仿佛女人的剪纸，懒懒地粘贴在天上。天还是先时的天。日还是先时的日。但冬天的日毕竟不如夏天的日热烈响亮。冬天的日要显得老成持重许多，宛如一位不动声色的情场老手，暧昧地抚摸着每一个晒暖的人。

端坐在阳光下的那个女人叫忆莲。冬天的日，犹如一串串静止的音符，从她昳丽而略显苍白的脸上无声地滑过，更加勾勒出她的楚楚动人。那个名叫忆莲的女人，在这个冬日里难得露一回笑容。偶尔笑一次，你能从那花一样凄美的笑容里，感受到阳光像片片精灵，在她写满悒郁的脸上跳跳跃跃，最终变成一串串颤动的音符，跌落在心事的草丛中找寻不见了。

我起初并不认识忆莲。我只知道这个名叫忆莲的女人，在这个冬日里，一直喜欢搬只凳子，静静地端坐在她家的门口，一点一滴地感受着阳光的舐舔。我真正在意这个名叫忆莲的女人，是缘于后来王木匠讲的一个故事。

月光如银的夜晚。王木匠背着工具箱从乡下回来。头顶，皓月当空。不时有几只夜鸟，悠然展翅，剪开月光，遗落下一两声脆鸣。

王木匠背着工具箱经过一口鱼塘。鱼塘正是忆莲家承包的。王木匠打鱼棚子旁边穿过时，禁不住鬼使神差又趑转了身。王木匠趑转身纯粹出于一种恶作剧。王木匠只是想在这静谧的月夜里开一个玩笑，吓一吓守鱼塘的忆莲的丈夫徐大头。王木匠想，徐大头这会儿没准儿正像死猪一样睡得香甜，就是把他抬进塘里他也不一定知道哩。王木匠这样想时便放下工具箱，蹑手蹑脚来到了鱼棚子边。王木匠睁大了贼溜圆的眼睛，探头瞅到了这样一幅画面：鱼棚里铺着一张凉席，在凉席上躺着忆莲！此时的忆莲，脱得精光赤条，只有粉红色的乳罩和内裤，紧紧地箍在她丰腴而雪白的胴体上。如水的月辉倾泻在她身上，把她的身子冲淌得更加凸凹有致。对于王木匠的到来，沉睡中的忆莲竟浑然不觉，美丽的腮颊上挂着两个甜甜的笑靥。那一瞬间，有一股热血，自生命深处，“哗”的一声涌向全身，他立时头大如斗。王木匠只觉得他快要窒息了，呼吸不动，浑身发软。同时，他感到裆下的一嘟噜零碎，霎时胀大如千钧重，坠得他有些支撑不住，踉跄中，他扑进鱼棚里，一下子骑在忆莲的身上。睡梦中的忆莲，惶惶地推身上的“骑士”，但哪里推得动？王木匠捉住她的手，硬是把自己的“探子”，强行喂进忆莲的体内……

这个极尽黄色渲染的故事，是在一次喝酒中，王木匠亲口对他的一位好友讲述的。没想到，这个故事后来却被王木匠的好友又传到我的耳朵眼儿。当我得知这个真实的故事后，我在心里对王木匠很是一番鄙视，从此看王木匠再不得觉得他有艺人的丝毫伟大。后来我再见到忆莲时，竟然心生几许复杂来。

在这个冬日里，我见到忆莲总是端坐在阳光下。每当我打忆莲的门口经过，看见端坐在阳光下的忆莲，我就想起有关王木匠的那个月夜。我觉得忆莲的丈夫真是粗心大意，怎么会让一个妇道人家出外守鱼塘呢？我为忆莲深深感到不幸。我觉得忆莲应改去报案，把王木匠这个人面兽心、披着人皮的狼，送进大牢才解人恨！我不知忆莲是否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丈夫徐大头。我觉得徐大头若不阉割掉王木匠作孽的根件，真算是便宜了他这个狗娘养的！然而，我的一切忧虑只是多余。我每天看见忆莲都端坐在阳光下，让时光在尘土的飞扬下，慢慢迷失。从忆莲平静如水的脸上我读到了一段空白。这段空白把往事演绎得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。

忆莲一直端坐在阳光下。那时我从忆莲的身上找到了女人可怕的注脚。女人把往事深深埋葬的时候，同时埋掉的还有女人本身，和丈夫对她的信任、理解与一切关爱。那时，我觉得忆莲不配端坐在阳光下。我觉得忆莲端坐在阳光下，是对圣洁阳光的万般亵渎。这时我再看忆莲一点也不觉得她美丽。然而忆莲依然每天都端坐在阳光下，哪怕风起的时候，忆莲仍是静静端坐在那里。她的男人徐大头仍是那副马首是瞻、唯命是听的模样，每顿饭，都盛好毕恭毕敬地递进忆莲的手里。作为“旁观者清”的我，那时便在心里情不自禁地为徐大头感到悲哀：“徐大头哇徐大头，你哪里知道你的女人已被别人睡过！”我这样念叨时，恍若看见有一顶无形的绿帽子，自远方随风悠悠飘来，一下子戴在徐大头头上，徐大头竟不以为然，还自鸣得意地嘿嘿傻笑……

这个冬日里发生了一件谁也意想不到的惊天大事。一向结实健壮的王木匠，在一次刨木料中，竟让电刨齐斩斩地刨掉了四根手指！这意味着王木匠从此告别木匠生涯。然而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，王木匠的四根手指刨掉没多久，突然得了急性破伤风。就在那天夜里，王木匠连医院的门槛都未来得及踏，就角弓反张，抽搐中折断脊椎，一命呜呼哀哉。

王木匠的死，惹得家里人哭天喊地，涕泗滂沱，悲恸欲绝。

王木匠死了。忆莲再也没有端坐在阳光下了。

那个冬夜，我出诊看病回来，走至王木匠的冢地时，霍然看见有一团火球远远地向坟前移近。身为医生的我，是唯物主义者，从不相信鬼神之类。然而那个时刻，我却真切地目睹了民间传说的所谓“鬼火”。那时我的头皮发炸，毛发倒竖，浑身起满鸡皮疙瘩。我吓得身发软，腿发抖，差点尿失禁。悚然中，我就势蹲下身子，手里紧紧攥住手术刀，借着王木匠的坟头和夜色的掩护，静观着一切。不一会儿，那团火球近了，径直来到王木匠的坟前。细瞅，那是一只装着炭火的火炉。火炉拎在一个人的手里。在通红的炭火映照下，我看清了那是一个女人。准确地说，那个女人是忆莲。在忆莲的手中同时还捏着一把锤子和钳子。我不知忆莲的葫芦里要卖什么药。在深更半夜，一个女人何来如此勇气敢闯王木匠的坟地？我屏声敛气，观察一切。

黑暗中的忆莲放下火炉，小心翼翼地跪在王木匠的坟头，月钳子从通红的炭火里夹出一根粗大的铁钉，然后开始往王木匠的坟头上钉。铁钉的红，把暗夜中的忆莲的脸，映得忽明忽暗，恍如传说中的魍魉。忆莲紧紧地掌着钳子，然后高高举起锤子，一下一下地往土里钉铁钉。每一次随着锤子的落下，都会有一串金属的碰撞声，四处迸溅，穿透黑夜的外衣，进入阒寂的肌体了，铿锵有力。我看见忆莲每钉一下，都咬着牙，仿佛拼命地积攒着浑身的力量。

忆莲把一颗通红的钉子，一直钉到王木匠的坟土里，直至看不见为止。忆莲边钉边恶狠狠地骂：“王木匠，你个遭瘟的，你终于也有了今天！我要把你钉在地底下，永世不得翻身……”

忆莲扔了锤子和钳子，猝然抱头大哭起来。

原载《百花园》2001年第1期
原载《四川文学》2001年第3期
原载《厦门文学》2003年第4期

红裤衩·绿裤衩

左庄与几个男人在村头侃大山，这时迎面走来了二球的女人银儿。

银儿是个俏丽妩媚、婉约多姿的女人。

银儿埋头走路的时候，几个男人便把目光牢牢地拴在银儿的身上，银儿的每一举动，便牵动男人们贪婪的目光，在那错落有致的地方蹭来蹭去。

男人们便把刚刚进行的话题自然嫁接到银儿的身上。

左庄说，我知道银儿今日穿的是啥裤衩。

另几个男人说，能了吧你！银儿又不是你婆娘，你咋知道银儿的裤衩是啥模样？

左庄说，银儿虽然不是我婆娘，但我却对她的事情知晓得一清二楚！不信，你们可以问一问银儿嘛，她今日穿的一定是条红裤衩！

左庄说完这话，银儿正好走至跟前。

几个男人便齐声起哄：银儿，你今日穿的是不是红裤衩？这可是左庄说的，你俩是不是背地里有一手哇？

银儿听着几个男人向她开着污秽的玩笑，便羞红着脸，柔柔地骂一句，仓促而去。

银儿回击的时候，恰巧二球也走了过来。二球把几个男人的话也听个正着。

二球毛着脸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二球叫回了他的女人银儿。

二球说，你咋能和他们开这样的玩笑？

银儿嗫嗫嚅嚅，是他们……

二球便不再吱声，把屁股喂进藤椅里，摸出一支烟点上，吐了一个又一个烟圈。

二球说，银儿。

银儿应，嗯？

二球说，把你的裤子脱下来……

——干吗？

——不干吗！

——大白天的……

——我让你脱下就脱下！

——二球……

——娘的，你得如实告诉老子，你是不是和左庄？

——二球，你听我说……

——快脱下！

——二球，我和左庄……

——娘的，还说没干啥？没干啥左庄咋知道你穿的裤衩……

二球扯下银儿的外裤，银儿果然穿一条红裤衩！

二球便把银儿的红裤衩撕扯得稀巴烂，捣银儿圆圆的小肚子，掐银儿雪白的大腿，末了，还找来一根劈柴块子，薅住了银儿的头发，对她一阵噼里啪啦地狠揍。银儿被打得嗷嗷怪叫，身上青一块，紫一块，起了一个又一个肿包。

二球从这一天起，就开始折磨银儿。二球让银儿向东，银儿不敢向西；二球让银儿撵狗，银儿不敢撵鸡。稍不如意，二球抓住银儿就打。二球打罢银儿，还不让银儿吃饭。银儿不吃饭还得饿着肚子干活。有一次，银儿实在忍受不了挨打，

就哭着去找左庄。左庄过来解释，二球还是不听。二球又打银儿。左庄就怒不可遏，冲上去一拳打倒了二球。

左庄说，你们不能过活也就散伙罢了，干吗还老这样折磨银儿？

二球说，我早就不想和她合伙了！

二球说这话的第二天便和银儿离了婚。

离婚的那天，银儿泪水涟涟，抽抽噎噎。

左庄心里也不好受，几天在银儿的门外直转悠，生怕银儿一时苦楚，想不开，寻了短见。银儿几天没吃饭。左庄也几天米水不沾牙。

一个月光融融的夜晚。左庄已是第五个夜晚守候在银儿门外了。这时的银儿已稳住了哀伤，停止了啜泣。银儿披头散发下了床，打开了屋门。月光下，左庄一把抱住了银儿。银儿静静地躺在左庄的怀里，满含秋水的眸子定定地瞅着左庄轮廓分明的脸。在柔曼缥缈的月华辉映下，左庄看银儿已显疹白的脸更是楚楚动人，掠起一股凄凉美。

银儿喃喃道，左庄，我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

左庄说，我知道，我会爱你一辈子的！

银儿道，但有一句话，我必须问个明白，你那天咋知道我穿条红裤衩？

左庄说，你不知道，早在这之前，我就深深喜欢上了你！我发现你总是比别的女人格外爱干净。每天，我都看见你端盆衣裳在塘边洗，晾衣绳上，要么是绿裤衩，要么是红裤衩……那天，我发现晾衣绳上晾着绿裤衩，所以就断定你穿着一条红裤衩！

银儿的腮颊上，便挂下几颗凉凉的泪滴。

左庄勾下头，便把这几滴泪无声地吮下。

左庄抱起银儿朝屋里走去。

左庄把银儿放在床上。

左庄便抖抖地剥下银儿的衣裤。面对女人一堆白花花的肉，左庄只觉得自己成了一艘全副武装的舰，把几十年的劲全部攒在一点上，加大马力，冲过关卡，径直驶进银儿的港湾。左庄只感到自己，一时云中，一时地面，一时浪尖，一时谷底……那真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好去处呵！左庄在浪尖谷底，被颠簸得醉生梦死，销魂夺魄，禁不住呻吟一声：银儿，嫁给我吧！

不！不！……银儿突然翻身起来，我不能嫁给你，本来二球就怀疑我和你不清楚，这下子不是让村里人更嚼嘴皮子么？

银儿穿上衣裳，理好头发，拉开院门，欲送左庄出去。

左庄立在院子里，只觉今夜的月光如水一样冰凉。

原载《热风》1999年第5期

《微型小说选刊》1999年第18期转载

入选《小小说月刊》2001年增刊《当代情爱小小说集萃》

入选《糖醋爱情》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2002年10月第1版）

意想不到的结局

女人半夜里忽然被一泡尿憋醒。女人睁开眼瞅瞅，身边的枕头上仍是空空如也。女人知道男人这会儿还未回来。男人近来迷恋上了赌博。女人多次劝男人戒赌。男人总是不听。劝急了，男人就瞪着血红大眼向女人乱吼乱嚷。女人知道男人的脾气。每每这时，女人就低眉顺眼，叹气连连。

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已停了。只有呜呜叫啸的北风，不时撺掇一气，在冬日的午夜搅起一股股寒意。女人赖在被窝里，本能地打了一个寒噤。女人委实不想离开热烘烘的被窝，抖落一身暖气。女人的五指下意识地在鼓胀的小腹上游走，紧绷的小腹随时都有“决堤”的危险。女人实在挨不过一阵又一阵尿意。

女人磨磨蹭蹭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才骨碌一下钻出了热被窝。女人钻出热被窝的刹那，一股寒流霎时袭击了她，上下左右的鸡皮疙瘩便立时排着队保卫她。

女人到厕所里没有穿衣服。准确地说，女人只穿一条短裤。女人很少有穿长裤睡觉的习惯。女人在起床的瞬间，曾在穿与不穿棉衣之间徘徊犹疑了一下。女人觉得上厕所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完全没有必要穿上冰冷的衣服，还未焐热马上又脱下。女人这样想着的时候，便抱着膀子，勇往直前地冲进了屋外的厕所。

就在女人从厕所出来时，她做梦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：不知何时，她的门被一股风带上了！女人没带钥匙。女人的一颗心立时便被紧紧地门在门外，掉进了一座冷风四起的冰窖子里。

现在唯一能打开这扇门的，只有男人身上的那把钥匙。可此时男人又不在家。女人头皮发紧。她几次试着去扳那门。女人知道这种努力纯属徒劳，但她还是没有放弃一切机会。女人希望她的努力会出现一丝奇迹，但那扇严扁的门，根本没有开启的希望。女人在寒风中禁不住哆嗦起来，浑身的鸡皮疙瘩更细更密。女人的心里一片茫然。她不知该不该去喊男人回来。可自己的这副模样又如何出去见人呢？她不知男人会赌博到啥时候才回来。如果男人通宵不归，自己就得在门外等候一夜么？

在这个凛冽的寒夜里，女人瑟瑟栗栗，不知道自己在门外还能坚守多长时间。女人几次拿砖头欲敲打邻居的墙壁，叫醒马长鸣，让他帮着去找回男人。可刚刚举起砖头，女人又不得不垂下了手。女人不好意思在这个时候打扰马长鸣。马长鸣是位单身汉。就在几天前，马长鸣在人多的场合，不经意同女人开了个玩笑，没想到却被好事之徒添油加醋传到男人耳内，信以为真的男人在半道上截住了和女人“有一手”的马长鸣，一顿拳打脚踢，把他揍了个鼻青脸肿，马长鸣从此见了男人，像老鼠见了猫，退避三舍……

女人每每想起这些，心里都会涌起一丝愧怍。

在这个寒风彻骨的冬夜里，女人该想的都想到了。女人跌跌撞撞摸进她的厨房。黑暗中，女人在灶头上抖抖索索摸了很久，好不容易才摸到一盒火柴，摇摇，空的。女人这才想起昨夜的火柴早用完了。女人想用火柴烧火取暖的计划破灭了。

女人又把灶门前的稻草收拢一起。女人想用稻草覆盖身子，以抵御寒冷的侵袭。但稻草毕竟太少，女人偎在灶门前，只感到一股股凉气从地底下冒出来，不时锥进她的脊梁骨。女人知道这样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女人只希望男人快点回家——可男人啥时能回来呢？

女人没有毅力再这样“守株待兔”下去了。女人后来还是忍不住拿砖头敲响了邻居的墙壁。睡意朦胧中的马长鸣，来不及细问，慌乱中披衣起床奔向夜色四

合的村巷中……

女人在马长鸣走后的一刹那，心里乱到了极点。女人觉得让马长鸣帮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男人对马长鸣本来早就心存芥蒂，更何况正是半夜三更，自己又“一丝不挂”，怎么向男人解释清楚呢？

想到这里，女人懊悔得要死。女人懊悔的时候，就听到从村巷里传来犬吠声。先是一声，接着是两声，三声……激烈而杂乱，很快连成一片，仿佛一把屠龙刀，把沉浸在阒寂清冷中的小村切割成无数碎片。女人在这网一样罗织的犬吠中，敏感地捕捉住了男人的脚步声，由远渐近。那每一脚踩下去，都宛如有稀泥溅射到她心上，女人窸窣窸窣颤抖起来……

原载《延安文学》2001年第3期

入选《小小说家园》（陕西旅游出版社，2001年6月第1版）

入选《感动农民的68个悬念故事》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5月第1版）

阿 蛮

阿蛮真是头蛮牛。

月牙镇搞摸奖的时候，阿蛮头硬得像榆木桩子，极力不听婆娘的劝阻，擅自揣走了家里买菜用的一百块钱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结果三下两下，阿蛮把钱摸个净光，捧回的仅是几块力士香皂和两双一次性的玻璃丝袜子。

阿蛮又从柜子里取出一张一万元的存款单，正欲夺门而出，不想被婆娘撞个正着。婆娘一把拽住阿蛮：“阿蛮，这可是你打工挣来的钱呐！你瞅瞅现如今咱庄里哪个不翻盖了新房，唯独咱家的房子还破破烂烂，风一吹，摇摇晃晃，活像一蓬狗尾巴草！”

阿蛮说：“正因为这样，我才要去摸。你没去瞧瞧，有的人还摸住了小轿车哩，我就不相信俺的手气这么差！”

婆娘说：“你甭做白日梦了！”

阿蛮硬是不听，掰开婆娘的手，到了月牙镇，把一千块钱摸个一干二净，仍连轿车的影子都没摸着。

阿蛮这一天统共回来拿了三次钱，每次摸时都是一无所获。最多的一次仅摸到一只暖瓶，还被阿蛮“砰”的一声摔在地上，像搞现场爆破，惹得很多人都围过来看阿蛮，像西班牙人围观斗牛一样。

阿蛮每次回来取钱，婆娘都泪眼汪汪地哀求阻挠。眼看着苦苦巴巴打工挣来的几千块钱，全部被弄泡汤了，婆娘的心头宛若锯拉一般。阿蛮也两眼发红，气喘呼呼，暴躁得要命。当阿蛮揣起家里唯一的两千块钱又要走时，婆娘一下子跪拦在阿蛮脚下，抱住阿蛮的双腿死死不放。阿蛮拽她。婆娘不放。阿蛮又拉她的手。婆娘仍不松。阿蛮便火了，破口大骂，攥起拳头，其英雄之举，丝毫不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，噼噼啪啪，一阵猛揍，打得婆娘鬼哭狼嚎。

阿蛮仿佛一位赌红了眼的赌徒，又一次把两千块钱扔水漂漂儿一样，扔得一声不响。阿蛮最后一次回来时，婆娘一个人用被子蒙住头，嚤嚤缀泣。阿蛮卖掉了屋里所有的粮食，婆娘也不拦他。

阿蛮揣起钱又走了。

阿蛮这次真的摸到一辆车。不是轿车，是三轮车。

尽管是三轮车，阿蛮还是一路兴高采烈地开回来了。

阿蛮做梦也没想到，当他的车子在村口还没有停稳，就有人急急慌慌过来递信说：“阿蛮，你的婆娘悬梁自尽了……”

阿蛮还没听完，就一头栽倒在地。

阿蛮后来一个人开着三轮车，到月牙镇上拉客送客。偶尔月牙镇上有摸奖时，村里好多人都搭乘阿蛮的三轮车去碰一碰运气。有的摸到电视冰箱，有的摸到毛毯被罩，有的仍是一无所获。阿蛮有时手痒痒，也想摸一摸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。

村里的二旦怂恿说：“阿蛮，你何不把车押给我？我们用这卖车的钱赌一把，摸着了呢，我分一半给你，摸不着呢，我变鳖卖王八，仍还你的钱。”

阿蛮想想，便答应了。

没想到二旦的手气比任何人都糟，不但没摸着丁点值钱东西，连兜里摸来的一把牙刷还被扒手扒去了。

后来阿蛮向二旦要钱，二旦久久不还。阿蛮便与二旦脸红脖子粗地争吵。

阿蛮说：“当初你说摸不着也还俺的钱，为何到现在迟迟不还？”

二旦说：“我当初说让你吃屎你就吃吗？”

阿蛮便气得嘴唇哆嗦，说不出话来，抓起案板上的菜刀，对准二旦的头部挥刀连砍数下。二旦血流如注，倒在地上扑腾不已，像一只挨宰没死的鸡。要不是二旦喊得及时，要不是幸好有人路过，二旦非得去“土耳其”报到不可。

再后来，阿蛮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被送到伍加坡农场劳改至今。

原载《草原》1999年第2期

原载《青岛文学》1999年第5期

觉 醒

响马乔的阚三泡被人们誉为“告状专业户”。

阚三泡是一个有文化的人。说是有文化，只是比别人多读了几年书，多喝了几年墨水，可他偏偏把“推荐”读成了“推存”，把“孙思邈”、“张仲景”读成了“孙思貌”、“张景中”。说他没文化吧，可他长年到头偏偏喜欢把一支漏水的破钢笔别在衣兜里，让一件又一件的衣裳也跟着“文化文化”。他爹时常窝囊他：“三泡！那一支破笔整天价别在衣兜里有哪一点舒坦？你写出的字，是比我身上的臭虫多呢？还是比我裆里的毛多？……”

阚三泡对此笑笑不置可否。

阚三泡时常爱说上几句顺口溜，让人们听来颇觉新鲜。阚三泡说的“村干部坐三轮，吃喝嫖赌靠提成；乡干部坐吉普，上上下下都是敷……”真是再形象不过了。

阚三泡还用十八开的白仿纸，写了两首藏头诗张贴在乡里的电线杆上，对响马乔的村干部进行了无情地鞭挞和抨击。现抄录如下：

骂熊与狗(二首)

谨请民众注意：响马乔村干部中有一熊一狗，损公肥私，滥用职权，专横歹毒，害人不浅，故此骂之，以泄民愤。

其一

宋家族中一豺狼
世人皆骂本应当
礼物送来他权受
熊黑得意弄刀枪

其二

谢罢黄土谢上苍
福如东海兽命长
斗转星移夜昼静
狗叫三更死爹娘

我骂二人皆有名，一个是狗一个是熊，若问狗熊名哪里，诗句当头看分明。

人们读罢这两首打油诗，便知道阚三泡确实是一位有文化的人。

真正让阚三泡成为家喻户晓、名闻遐迩的人物是缘于后来的一次告状。

人们做梦也没想到，被响马乔众人举荐的第九任支书秦大川贪污挪用了6000余元公款！一向老实巴交、令人信赖的秦大川，猝然激怒了村民们毫无防范的心。村民们齐齐麇集到秦大川的门前，欲向他讨个公道。但此时的秦大川，早已双手叉腰耸立在门口。秦大川嘿嘿冷笑一声：“你们不去干活，却跑到我家门前干甚！”

愤怒的村民群情激昂：“秦大川，快快把你贪污的几千块钱趁早吐出来，立

马给我们滚下台来!”

秦大川静若处子：“不就是几千块钱嘛？有本事你们告去！”

一句话犹如一把火炬，照亮了响马乔全体村民的思想隧道。

阚三泡挺身而出，一纸诉状递到乡政府，一竿子撸下了秦大川！

人们这才觉得有文化的阚三泡就是比没文化的村民们强。响马乔的村民自此觉醒了一些，明白了一些。

响马乔接连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支书，但每茬支书上任还不到一年，都被以阚三泡为首的村民们给告了下来。

没办法，乡里只好从政府抽调专人到响马乔兼任支书。可是被抽调去的历任支书，仍是孙女穿祖奶奶的鞋——老样子！每一位驻村干部，个个都像中了魔法似的，一个比一个会贪，一个比一个会占，大肆挥霍，吃拿卡要，数目惊人，在支书的莲花宝座上还未坐到一年，临走时都要把响马乔带个大窟窿！

这一年，响马乔又从乡里调来一位姓魏的支书。魏支书原是民政助理员。魏助理员官不大，却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。其实最响当当的是他有一位哥哥在县里当常务副县长。因此，魏助理员在来到响马乔的第一把火就烧得相当旺盛，噼噼啪啪，熊熊烈烈，不到半年的工夫，就招人眼目地砌起了一栋小洋楼，烧得响马乔的村民们个个都喊肉痛。

响马乔的村民又想像以往那样，写信递到乡政府。可是没多久，那纸告状信又如实“旅行”到魏支书的手里。村民们又敲锣打鼓找到乡政府，被乡里以“聚众肇事”为由，把他们扭送到派出所关了一夜！

响马乔的村民们愤怒了。

响马乔的村民又无计可施。

阚三泡这时又挺身而出，带着响马乔全体村民 1800 人的联名诉状和嘱托，又走上了告状的征程。在这半个多月里，阚三泡上县里，到地区，跑省城，去北京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创下了传奇式的经历，终于告倒了魏支书这棵狗娘养的大树！

整个响马乔的村民，把阚三泡抬起来，又抛向空中，很是欢呼雀跃了一阵。

可是令响马乔的村民们头疼的事情又接踵而来。

响马乔不可一日无支书。

乡里又调来一位干部兼任响马乔的支书。

这位来兼响马乔支书的乡干部仍是贪得无厌。

响马乔的村民苦不堪言。

阚三泡又挺身而出：“告！告他个狗日的！”

阚三泡他爹说：“告不得！”

阚三泡说：“咋个告不得？”

村民们也说：“是告不得！”

阚三泡说：“我说你们都是一群胆小鼠！这状，我偏偏告得！”

阚三泡要去告状，村民们偏不让他去告。相持不下中，愤怒的响马乔村民把阚三泡毒打了一顿。阚三泡他爹也挖掌开蒲扇般大的巴掌，一下子把阚三泡扇倒在地，口鼻出血，昏厥过去！村民们慌了手脚，忙把阚三泡抬回屋里。阚三泡他爹也紧紧守在儿子身边不断地抹泪。阚三泡半睁不睁着眼，迷迷糊糊睡了一夜。

第二天早晨，阚三泡启开眼皮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爹，我明白了！”

阚三泡他爹说：“你终于醒来了？”

阚三泡说：“我本来就没有睡！”

阚三泡他爹说：“你明白了甚？”